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353-36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81

Hans汉斯

概念隐喻视域下《寂静的春天》生态危机的认知建构研究

丁诗艺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3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6日

摘　要

《寂静的春天》是蕾切尔·卡森的经典科普读物，揭示了化学农药滥用引发的生态灾难，推动了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本文以该书第四至六章为语料，采用定性文本分析法，剖析文本如何通过概念隐喻进行生态危机的认知建构，并探讨隐喻潜藏的认知风险及文本制衡策略。研究发现，文本依托疾病、生命网络源域建构生态危机：疾病隐喻将生态危机诠释为兼具表象与深层诱因的系统失序，但可能隐含人类中心主义干预倾向；生命网络隐喻展现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整体关系，同时也作为平衡力量倡导整体非对抗生态观。两类隐喻将抽象生态危机具象化与动态化，形成内在制衡的“多功能隐喻组合”。概念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更为公众理解生态破坏及其系统性后果提供了认知框架，为当代环境传播的隐喻运用提供参照。

关键词

《寂静的春天》，概念隐喻，生态危机，概念映射

A Study on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in *Silent Sp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Shiyi D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26; accepted: November 3,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6, 2026

Abstract

***Silent Spring*, Rachel Carson's landmark work of popular science, exposed the ecological disasters**

文章引用: 丁诗艺. 概念隐喻视域下《寂静的春天》生态危机的认知建构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353-361.
DOI: 10.12677/ml.2026.14111081

stemming from chemical pesticide misuse and gave impetus to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aking Chapters 4~6 of the book as its corpus, this paper employs qualitative textual analysis to examine how the text achieves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through conceptual metaphors, and to explore the latent cognitive risks of metaphors and the textual strategies of bal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ext constructs ecological crisis through two source domains: disease and the web of life. The disease metaphor construes ecological crisis as systemic disorder marked by both surface manifestations and deep-seated causes, yet may harbor an anthropocentric tendency of intervention; the life-network metaphor presents the holistic interdependence within ecosystems and serves as a balancing force advocating a holistic, non-confrontational ecological outlook. Collectively, the two metaphors render abstract ecological crisis tangible and dynamic, forming an internally counterbalanced "multi-functional metaphor" ensemble. Conceptual metaphors are more than mere rhetorical devices; they furnish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the public to comprehend ecological damage and its systemic ramifications, and offer reference for metaphor use i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Silent Spring*, Conceptual Metaphor, Ecological Crisis, Conceptual Mapp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如何认识和表述复杂的生态危机已成为环境话语研究的重要议题。生态危机涉及生物、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复杂而动态的关系，具有抽象性和系统性。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人们往往借助熟悉、具体的经验领域来理解和表达相对抽象的概念，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也参与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与理解[1] [2]。在环境话语中，疾病、生命等具体经验领域经常被用于呈现环境问题及其影响，使抽象的生态变化获得具体、动态的表达效果[3] [4]。相关环境话语研究也表明，疾病作为根隐喻能够依托大众熟悉的生活经验完成生态议题的意义建构[5]，构建对抗叙事或传递特定生态价值立场[6]，从而实现抽象生态议题的具身认知[7]。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的重要生态文学作品[8]，作品通过对农药使用及其生态后果的描述，呈现化学物质对昆虫、鸟类、水体以及其他生命形式造成的连锁生态危机。文中存在大量具有明显隐喻特征的表达，例如通过“symptom”“disease”等疾病领域词汇描述生态异常，并借助“chains of life”“web of life”等表达呈现不同生命之间的联系。学界对《寂静的春天》语言艺术的研究主要沿生态批评与修辞学两条路径展开。生态批评领域，劳伦斯·布伊尔(L. Buell)将《寂静的春天》视为现代“毒性话语”(toxic discourse)的奠基之作，指出卡森通过对化学污染的文学书写建构了人类感知环境危害的文化框架[9]；卡罗琳·麦茜特(C. Merchant)则从思想史层面揭示了机械论自然观如何为人类支配自然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卡森的写作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反拨[10]；国内研究多从生态伦理、自然书写等角度阐释作品的生态哲学内涵[6] [11]。修辞学与环境传播领域，研究者关注卡森如何融合科学证据与文学语言实现公众劝说。基林斯沃思(M. J. Killingsworth)与帕尔默(J. S. Palmer)从环境话语修辞角度分析了生态议题如何通过特定语言策略进入公共政策讨论[12]；洛克伍德(A. Lockwood)则强调卡森将私人情感转化为集体公共声音的情感修辞策略，认为该书确立了环境写作通过情感动员促成社会变革的范式[13]。在概念隐喻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对作品中的核心隐喻类型及伦理建构功能多有探讨[3] [11]。然而，现有研究多从文

学批评、伦理建构或劝说效果角度切入，对隐喻如何通过“源域–靶域”的系统映射完成生态危机的认知建构、以及不同隐喻之间的内在制衡与认知风险，仍有待进一步拆解分析。

鉴于此，本文以《寂静的春天》第四至第六章为语料，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对其中表现生态危机的典型隐喻表达进行归纳和分析，重点考察疾病和生命网络源域如何映射生态危机这一目标域，并进一步探讨这些隐喻如何借助具体而熟悉的经验结构呈现抽象的生态问题。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文本主要通过哪些概念隐喻表现生态危机；第二，这些概念隐喻整体如何构建生态危机的认知框架。本文希望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进一步说明概念隐喻在生态文本意义建构和生态危机理解中的作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概念隐喻理论

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由乔治·莱考夫(G.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 Johnson)提出，该理论跳出把隐喻等同于语言修辞的传统认识，将隐喻视作一种认知方式，即人们通过具体、熟悉的经验领域理解相对抽象的概念领域[1]。在概念隐喻理论中，被用来理解其他概念的经验领域称为“源域”(source domain)，需要借助源域加以理解的概念称为“靶域”(target domain)。源域通常来自人们较为熟悉的身体经验、日常生活经验或社会经验，而靶域则往往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源域与靶域之间通过一系列对应关系形成跨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使源域中的部分结构、属性和经验能够被投射到靶域之中[1] [2]。以“ARGUMENT IS WAR”这一概念隐喻为例，“战争”属于源域，“争论”属于靶域，人们借助战争中的攻击、防御、胜负等经验理解争论活动。

佐尔坦·科韦切斯(Z. Kövecses)进一步指出，概念隐喻具有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但不会固定不变，会随着具体使用语境发生调整[2]。在实际语篇中，同一个概念隐喻往往通过多个相关的词语和表达形式得到具体实现。艾琳娜·塞米诺(E. Semino)认为，分析语篇隐喻不能仅局限于个别词句，应当关注一组表达共同激活的概念域，以此考察隐喻参与意义生成、引导读者认知的路径[14]。因此，本文不将单个隐喻词语孤立处理，而是结合上下文考察相关表达共同激活的概念域。

隐喻的认知作用还体现在抽象概念的具体化过程中。洪峥怡、黄华新提出“情境转移”这一核心机制，指出概念隐喻会对信息做抽象还原，生成同时兼容源域、靶域属性的全新认知情境，以此实现从熟悉经验向陌生抽象对象的认知迁移[15]。生态危机涉及复杂的生态系统演变，不少过程带有隐蔽性和长期性，疾病、生命网络等经验框架，便为这类抽象现象的概念化提供了路径。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寂静的春天》中表现生态危机的典型隐喻表达视为语言实现形式，重点解析其对应的源域、靶域及映射关系。

2.2. 语料与分析方法

《寂静的春天》第四至六章分别聚焦水域(Surface Waters and Underground Seas)、土壤(Realms of the Soil)以及植物(Earth’s Green Mantle)，这三章在全书结构中具有关键的承转作用，紧随前三章对农药历史与毒性的总体介绍之后，系统展示了化学污染物进入生态系统的三条核心途径，通过水体循环扩散、通过土壤食物链累积、通过植物组织吸收并向上传递。水、土壤与植物既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三大基础介质，也是农药污染从人为施放点向整个生物圈传导的必经节点。选择这三章作为语料能够较为完整地覆盖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迁移、转化、富集的主要路径，具有较强的生态代表性。与此同时，这三章中与生态危机相关的隐喻表述密集且典型，疾病、生命网络隐喻均有充分体现，为概念隐喻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素材。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将第四至六章选定为分析语料，重点提取与农药使用及生态破坏相关的语言表达，考察其中具有概念隐喻特征的语言现象。

隐喻识别与提取参考 Pragglejaz Group 提出的隐喻识别程序(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MIP)

[16]，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 版)作为词义参照工具。本文遵循 MIP 的核心判断逻辑，对比词汇的语境义(Contextual Meaning)与基础义(Basic Meaning)，若二者存在显著差异，且语境义可通过基础义的跨域映射进行解读，则判定该词汇在此语境下属于隐喻用法。以“fabric”的识别为例：

原文(例 5)：But the poison had not really left the lake; it had merely gone into **the fabric of the life** the lake supports.

步骤 1 (语境义)：在此句中，“fabric”指湖泊生态系统中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整体关系结构，语义指向生态系统内部生命关联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步骤 2 (基础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9 版)中“fabric”的基础义为“the type of cloth that is used for making clothes, etc.; cloth produced by weaving wool, cotton, silk, etc.”，即由纤维经编织而成的织物，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制品领域。

步骤 3 (差异判断)：语境义(生态系统中生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基础义(由纤维编织而成的织物)分属不同语义域，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步骤 4 (隐喻判定)：语境义可通过基础义的跨域映射获得理解——将生态系统中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映射为织物中经纬线交织而成的整体结构，因此判定“fabric”在此语境下为隐喻用法，激活“生命网络”源域。

在分析路径上，本文不以隐喻的频次及数量统计为主要研究目标，而聚焦不同隐喻的概念映射关系，及其在生态话语中的认知与修辞功能。经过对语料的系统梳理，文本中表现生态危机的概念隐喻可归纳为两类：疾病隐喻和生命网络隐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结合典型语料考察这些隐喻的“源域－靶域”具体映射机制，进而揭示其在文本内部构建生态危机认知框架的作用。

3. 《寂静的春天》中的生态危机概念隐喻

《寂静的春天》中关于农药污染及其生态后果的描述并未止步于客观事实陈述，卡森还借助具体经验领域对生态危机进行概念化表达。

3.1. 疾病隐喻：生态危机是疾病

疾病隐喻主要借助“健康－异常－症状－治疗”的经验解读生态问题。该隐喻以人体健康和疾病经验为源域，以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为靶域，其中生态系统失衡对应“不健康”，具体生态问题对应“症状”，针对生态异常采取的治理行为则对应“治疗”。借助该映射，生态问题被重构为一套类似疾病诊断的因果演化过程。

该类隐喻集中出现在关于马唐草(Crabgrass)治理的讨论中。卡森首先指出：

【例 1】**Crabgrass exists only in an unhealthy lawn. It is a symptom, not a disease in itself.**

“unhealthy lawn”建立起草坪生态状态和人体健康的概念联系，马唐草生长被定义为“a symptom”而非“a disease”，“symptom”对应生态问题的表面现象，“disease”则对应更深层的生态失衡，该映射实现了对生态问题表象与深层诱因的区分。

卡森继而指出：

【例 2】**Instead of treating the basic condition,** suburbanites—advised by nurserymen who in turn have been advised by the chemical manufacturers—continue to apply truly astonishing amounts of crabgrass killers to their lawns each year.

人们却继续向草坪施用大量除草剂，“treating”在这里同样激活了疾病治疗的概念结构，“basic condition”则指向造成生态异常的基础环境条件。symptom-disease-treating 形成较为完整的疾病语义框架：

表面的生态异常类似疾病症状，造成异常的生态条件类似疾病本身，而针对根本条件进行处理则对应疾病治疗，生态治理由此被理解为识别症状、追溯诱因、开展针对性处置的过程。

这一组表达的认知意义并非简单将生态系统类比为人体，而是借助疾病经验中的因果结构呈现生态失衡。通过“健康–症状–病因–治疗”的映射强调表面生态问题与深层原因之间的联系，引导生态治理从处置局部表象转向关注诱发生态异常的基础条件。

3.2. 生命网络隐喻：生态系统是相互连接的生命整体

除疾病隐喻外，《寂静的春天》还借助链条、网络和织物等具有“连接”特征的经验领域来表现生态系统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将“chain”“web”“fabric”等相关表达归入生命网络隐喻，尽管三者意象存在差异，但共享“连接、交织、整体结构”这一核心经验基础。该隐喻以链条、网络和织物等连接结构为源域，以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为靶域，核心映射可以概括为“生态系统是相互连接的生命整体”。

在描述水域生态系统时，卡森写道：

【例 3】**Water must also be thought of in terms of the chains of life it supports**—from the small-as-dust green cells of the drifting plant plankton, through the minute water fleas to the fishes that strain plankton from the water and are in turn eaten by other fishes or by birds, mink, raccoons—in an endless cyclic transfer of materials from life to life.

后文进一步列举浮游植物、水蚤、鱼类以及鸟类之间的食物联系，“chains of life”直接借用“链条”的经验结构，将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依赖关系表现为相互连接的环节，链条任一环节发生扰动均会传导至其他环节，以此凸显生态系统内部关系的连续性与传递性。

类似的连接结构也出现在对生态系统的直接描写中。

【例 4】The focus that day wa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of **the intricate web of life whose interwoven strands lead from microbes to man.**

“web”构成网络意象，“interwoven strands”强化生命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从微生物到人类，不同生命形式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处于同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通过“web”和“strands”的映射，抽象的生态依存关系被转化为可感知的网状实体意象。

这种连接结构在克利尔湖(Clear Lake)的污染案例中又表现为“fabric of life”。

【例 5】No trace of DDD could be found in the water shortly after the last application of the chemical. But the poison had not really left the lake; **it had merely gone into the fabric of the life the lake supports.**

“fabric”指由不同纤维交织而成的织物，形象地表现湖泊生态系统内部生命之间的联系，即使水体已经检测不到毒素，污染物仍可能进入湖泊所支持的生命系统，并顺着食物链完成跨物种传递。这一表达说明生态污染会扩散至整个生命网络，而非局限于单一环境介质。

这种整体关联在描述山艾树(Sagebrush)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卡森指出，如果继续消除山艾树：

【例 6】But even if the program succeeds in its immediate objective, it is clear that **the whole closely knit fabric of life has been ripped apart**. The antelope and the grouse will disappear along with the sage.

“closely knit fabric”将生态系统视作由不同生命编织而成的整体，“ripped apart”则将生态破坏映射为对这一整体结构的撕裂。后文紧接着指出，羚羊和松鸡也会随着山艾树的消失而消失，进一步印证

单一生命环节的破坏能够引发连锁式的物种消亡。

4. 生态危机概念隐喻的认知作用

经由第三章的案例解析可以发现，卡森没有单纯依靠科学事实陈述生态危机，文本中的两类隐喻依托人类不同的身体与社会经验，共同为理解复杂、隐蔽且具有系统性的生态破坏搭建认知脚手架。综合两类隐喻的运作逻辑，可从具体化与动态化两个认知维度展开综合讨论，阐释隐喻如何把抽象的生态现象转化为读者可把握的认知对象，并构建对生态危机发生、演变与扩散的过程性理解。与此同时，疾病作为环境话语中的经典根隐喻，本身携带一定的认知风险，可能诱导将复杂多元的生态系统简化为“患病躯体”进而产生粗暴“医治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卡森并未放任这些隐喻自带的思维偏向，而是通过案例细节与隐喻间的相互制衡对其进行了有意识的约束与调适。以下先从具体化与动态化两个维度分析隐喻的正向认知建构功能，再进一步探讨隐喻的认知风险及文本的自我调适机制。

4.1. 抽象生态危机的具体化

生态危机涵盖物种减少、食物链破坏、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复杂现象，大量过程无法被人的感官直接捕捉，演变过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抽象性，这正是文本中的隐喻需要解决的核心认知问题。概念隐喻理论指出，源域自带的经验结构可以为靶域理解提供相应的认知框架[2]。“情境转移”机制进一步解释其内在逻辑：隐喻通过抽象还原，生成同时兼容源域与靶域特征的全新认知情境，完成从熟悉经验向陌生现象的认知迁移[15]。《寂静的春天》隐喻正是借助该机制，将难以直接观测的生态系统变化锚定在人体疾病、编织网络等可感知的经验之上。

疾病隐喻移植人体健康的因果经验来解读生态失序。如第三章分析的草坪案例所示，该隐喻建立起“表象症状－深层病理－针对性医治”的认知链条，引导读者区分生态问题外在表现与背后的系统性诱因。它的认知价值不在于将生态系统简单类比为人的躯体，而是教会读者不能只着眼处理表层乱象，需要追溯造成生态异常的基础环境条件，以此批判“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思路。

生命网络隐喻依托链条、网、织物这类实体化的连接意象，完成对生态依存关系的具象化建构。生态系统内部物种之间的捕食、物质传递、相互制衡是看不见的关系，而链条、交织的网、缝合的织物把这种无形联系转化为可视的空间结构。局部环境扰动不再被视作孤立事件，而是放置在相互勾连的整体关系中加以审视。

总体来看，两类隐喻提供了不同的具体化路径：疾病隐喻凸显生态危机内部表象根源的因果关系；生命网络隐喻凸显生态危机背后的系统依存关系。二者协同，将抽象的生态科学事实转译为大众易于理解的经验结构。

4.2. 生态危机的动态化表达

如果说具体化解决的是“生态危机是什么”的认知问题，动态化则回应“生态危机如何发生发展”的理解需求。生态危机并非某一瞬间的静态结果，它包含人为干预的持续施加、生态系统逐步失序、破坏效应跨物种传导等一系列连续变化。两类隐喻分别调用源域自带的过程经验，从不同维度还原生态危机的动态面向，且各类隐喻在文本内部常常交织叠加，并非彼此割裂。

疾病隐喻把疾病从显现症状到探寻病根、开展医治的演变过程投射到生态治理议题上。它构建出了一套时间逻辑：生态系统先显现外部异常，异常背后潜伏长期的系统失衡，治理行为需要针对根源条件展开。这套过程视角纠正了简单化的治理逻辑，不能仅消除可见的生态乱象，还应当关注生态失衡逐步演化的完整链条。

生命网络隐喻重点呈现伤害的传导动态。链条断裂、织物被撕裂的意象暗含传播逻辑，破坏起始于

某一个局部点位，顺着相互交织的生命纽带向外蔓延扩散。克利尔湖毒物留存、山艾树消亡连带羚羊松鸡衰败的案例，正是依托这一隐喻，使读者认识到污染能够跨越环境介质与物种边界产生连锁传递。

由此，隐喻形成了动态层面的分工互补。疾病隐喻聚焦生态系统自身失序演变的过程，生命网络隐喻聚焦破坏效应在系统内部扩散传导的过程，二者共同将生态危机塑造为包含系统异变、连锁扩散的完整动态事件。若仅仅依靠其中某一类隐喻，则会出现认知视角的局限，只看疾病，容易将生态破坏窄化为系统自身的失序，弱化人为干预的主动作用；只看生命网络，则难以清晰呈现生态失序的因果层级与治理逻辑。

4.3. 隐喻的认知风险与平衡

疾病隐喻虽然在认知上具有强大的建构力，能够有效唤醒公众对生态危机的感知，但作为环境话语中被反复征用的经典根隐喻，其源域自带的经验结构本身就隐含着特定的思维偏向与认知风险。卡森并未对这一隐喻进行无批判借用，而是在具体的叙事展开中，通过案例细节的呈现和生命网络隐喻的制衡，对疾病隐喻潜在的认知偏差进行了有意识的约束与调适。

疾病隐喻潜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干预风险，将生态系统类比为患病躯体，虽然有助于揭示表层症状与深层病因的因果关系，但这一框架同时隐含着“医生–病人”的权力关系：人类扮演诊断者和治疗者的角色，自然则成为被动等待救治的对象。这种角色分配容易导向一种技术乐观主义，既然生态系统“生病”了，人类就有权利也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治疗”它，而治疗的标准往往以人类利益为尺度。卡森的文本对此保持了警惕。在草坪案例中，她明确批评了郊区居民在苗木商和化工企业的建议下，每年向草坪施用“truly astonishing amounts”(例 6)除草剂的行为。这里的反讽在于，所谓的“治疗”本身正是致病的根源，人们以为在用化学药剂“医治”草坪，实际上却是在制造更深层的生态失衡。卡森通过“a symptom, not a disease”(例 5)的区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类对“治疗”权的滥用：当人类仅凭表面症状就对自然大动干戈时，所谓的“医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破坏。更重要的是，疾病隐喻在卡森的文本中并未导向“人类可以治愈自然”的自信结论，反而揭示了生态系统一旦“患病”，其后果往往超出人类的修复能力，如克利尔湖的 DDD 在水体中已检测不到，却“进入了生命的织物”(例 9)，这种深层污染是任何“治疗”手段都难以逆转的。

正是在疾病隐喻的认知风险背景下，生命网络隐喻展现出关键的平衡力量。如果说疾病隐喻强调干预，那么生命网络隐喻则提供了一种整体、非对抗的生态认知框架。链条、网络、织物的意象从根本上消解了二元对立：在一个相互交织的生命网络中，不存在绝对的“我方”与“敌方”，每个物种都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类也不例外，“从微生物到人类”(例 8)都被编织在同一张网中。这种整体性认知意味着，对自然的“治疗”不能仅凭人类的单向意志，必须尊重网络自身的运行逻辑。山艾树案例中“closely knit fabric of life has been ripped apart”(例 10)的表述尤为关键，生态破坏被描绘为对整体织物的撕裂，而非对某种“疾病”的治愈。这种框架引导读者超越对抗性思维，以一种关联性、系统性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一种尊重生命整体、不以人类利益为单一尺度的生态伦理。

综合来看，卡森文本中的隐喻体系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制衡结构。疾病隐喻揭示生态失序的因果性，但其对“治疗”本身的批判又遏制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干预冲动；生命网络隐喻则以整体性、关联性的认知框架，为疾病隐喻提供了价值校准。二者在相互张力中共同塑造了一种既具警示力量又不失生态智慧的认知框架，这正是卡森超越一般环保宣传的地方，她不仅利用隐喻唤醒公众对生态危机的关注，更通过隐喻间的辩证互动，引导读者反思人类认识和干预自然的方式本身。

与前文所述研究相比，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分析框架。生态批评研究多关注卡森语言的生态伦理内涵与文化意义，对隐喻运作的内部认知机制着墨较少；修辞学

研究侧重文本的劝说效果与公共传播功能，往往将隐喻视为实现修辞目的的手段而非独立的认知对象。本文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系统拆解了疾病、生命网络两类隐喻的“源域–靶域”映射机制，不仅指出卡森使用了哪些隐喻，更阐明了这些隐喻如何通过具体经验结构将抽象生态危机转化为可认知的对象；第二，揭示了两类隐喻在具体化与动态化两个维度上的分工互补关系，呈现了隐喻体系的整体认知架构；第三，引入认知风险的批判性视角，分析了疾病隐喻的人类中心主义干预风险，并阐明生命网络隐喻如何作为平衡力量促成整体、非对抗的生态观。这一批判性维度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也使本文在描述隐喻认知功能的同时，保持了对隐喻本身的反思意识。

5. 结论

本文选取《寂静的春天》第四至六章为语料，立足于概念隐喻理论，剖析了疾病、生命网络两类源域与生态危机靶域之间的跨域映射，揭示了这套隐喻体系如何从具体化与动态化两个维度搭建起读者理解生态危机的认知框架。研究表明，卡森文本中的隐喻并非孤立的修辞点缀，而是一套具有内在分工与制衡关系的认知策略体系：疾病隐喻负责“唤醒”公众对风险的感知，生命网络隐喻负责“深化”公众对生态系统关联性的理解，二者协同完成从问题警示到系统认知的完整认知引导。同时，隐喻本身携带认知风险，卡森通过案例细节与隐喻间的平衡，约束了疾病隐喻的人类中心主义冲动。由此本文提出“多功能隐喻组合”框架，认为科普写作的隐喻策略不仅是用什么比喻的选择问题，更是如何组合不同隐喻以实现认知引导与价值校准的策略问题，为理解科普写作中的隐喻策略提供了一个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分析视角。

卡森的隐喻组合策略对当今环境传播亦具有一定启示。在传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复杂环境议题时，可采用“警示–系统”双层隐喻策略。先用疾病隐喻快速建立问题意识，如将将极端天气事件表述为地球系统失衡的“症状”而非“疾病本身”，同时借鉴卡森的制衡策略，反思“治疗”限度以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干预冲动；再引入生命网络隐喻培养系统性生态思维，通过链条、网络、织物等意象帮助公众理解局部扰动的连锁传导效应，认识到人类自身也是生命网络中的节点而非外部操控者。这种组合使公众既感受到风险的紧迫性，又建立起整体、非对抗的生态观。

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相关章节中的典型语料，研究范围存在一定局限，语料尚未覆盖整部著作，也未开展隐喻使用频次与分布特征的量化统计，后续研究可拓展语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挖掘《寂静的春天》各类生态隐喻的分布规律，也可延伸探讨该文本隐喻话语在后世环境传播中的继承与流变。

参考文献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Kövecses, Z. (2010)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Flusberg, S.J. and Thibodeau, P.H. (2023) Why Is Mother Earth on Life Support? Metaphors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15**, 522-545. https://doi.org/10.1111/tops.12651

[4] Väliverronen, E. (1998) Biodiversity and the Power of Metaphor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 **11**, 19-34. https://doi.org/10.23987/sts.55111

[5] 王丽娜. 环境传播中的隐喻体系——兼对 2018 年优秀生态环境宣传获奖文本的解读[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0, 73(4): 44-58.

[6] 张慧, 盖飞虹. 生态语言学视域下中美新闻语篇中的概念隐喻[J]. 现代外语, 2022, 45(5): 621-633.

[7] 杜永欣, 陈汝东. 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中的概念隐喻及其功能研究[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2): 75-82.

[8] Car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9] Buell, L. (2001)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029057

[10] Merchant, C. (198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Harper & Row.

[11] 薛亚红. 生态语言学视角的“自然”隐喻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20, 41(1): 25-32.

[12] Killingsworth, M.J. and Palmer, J.S. (1992) Eco Speak: Rhetor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America.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3] Lockwood, A. (2012) The Affective Legacy of Silent Spring.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1**, 123-140.

[14] Semino, E. (2008) Metaphor in Discour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洪峥怡, 黄华新. 概念隐喻的情境转移[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 37(1): 103-108.

[16] Pragglejaz Group (2007) MIP: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Metaphorically Used Words in Discourse. *Metaphor and Symbol*, **22**, 1-39. https://doi.org/10.1080/10926480709336752